

# 苘麻青青,童年旧梦

■王淮

青青苘麻,童年的旧梦。那段纯真岁月宛如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,在记忆深处悄然铺展。八岁时队里种过苘麻,后因分枝多而改种黄麻、蓖麻。苘麻便跑去了田头沟底、路边渠岸,以及宅基地四周,庄稼地里那些零星的苘麻自然被当作害草除去。

苘麻是我童年最忠实的伙伴,是田野里最鲜活的绿色印记。

苘麻叶子粗大,毛茸茸的,软软的,形似大人的手掌,嫩叶可用来喂猪喂羊。高约一尺,它便开黄花,像雏菊。它害羞地躲在叶腋处,格外可爱。它的果实由青转黄,再呈黑褐色,外形像油端子,也似葵花盘,又像小磨盘,因而被称为“苘饽饽”“磨盘草”。常被用于制作月饼或馒头的装饰,寓意吉祥和富贵。

那一片翠绿的50亩苘麻地,是我们构筑起的天然乐园。夏日里,我们在苘麻地里穿梭嬉戏,捉迷藏,高大的苘麻林宛如天然的屏障,玩累了,就躺在苠麻地旁的草地上,仰望着湛蓝的天空幻想,恍惚间竟有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悠然意趣。

用苠麻皮搓绳来打陀螺——剥下的苠麻皮经晾晒后,变得干燥坚韧。我们学着村里老人的样子,手指灵巧地捻动,将几根麻皮相互缠绕,搓成细细的麻绳。这麻绳虽不如线麻绳结实,做不了拉车的套绳,但用来抽陀螺却再合适不过。甩一个鞭

花,用力抽出,陀螺便呼呼地转起来,能转上很久。那“啪——”的鞭声和陀螺旋转的嗡嗡声,是童年最欢快的节奏。

用苠麻秆去塘边打梭子。剥皮,取麻,剩下的麻秆既是引火的好材料,也是我们手中的“兵器”。我们用小刀将一米多高的苠麻放倒,修剪去多余枝条,做成鞭子,风干后抽起来啪啪作响。或者,就举着光溜溜的苠麻秆,在塘边嬉闹,当作长剑挥舞,打着水漂,我们称之为“打梭子”。麻秆轻盈,挥舞起来嗖嗖生风,虽无真刀真枪的威力,却有着无穷的想象乐趣,恰似“牧童归去横牛背,短笛无腔信口吹”的自在随性。

嫩生生的苠麻籽是我们的天然零食。当果实还是青色时,我们小心翼翼地剥去外面那层像小皱褶灯笼一样的果皮,露出里面白嫩的籽儿,放入口中,顿时一股清香沁人心脾,甜丝丝的,一咬满口生津。女孩子则更具创意,她们摘下苠麻花,小心分离花朵与萼片,利用花蒂的黏液,将花朵粘在耳垂上做耳钉,萼片与花朵间的粘丝不断,便成了摇曳的长耳环。她们还会用苠麻果蘸上捣碎的凤仙花汁液,在胳膊和腿上印出一个个如小车轮、小向日葵般的图案。那些用苠麻皮编织的小巧戒指和手链,虽手工稚嫩,却满载童年的创意与热情。

苠麻地藏着一个未解之谜。夏

末,我们七八个兄弟随小叔悄然进入一人高的苠麻地捋叶。边捋边前行,隐约听到前面苠麻深处沙沙作响,麻秆剧烈晃动,像刮台风似的。最前面的小叔突然大喊:“不好,看青的来了!”我们赶紧跑出来。后来,我多次追问小叔,他都用“我也没看清”来搪塞,让我对苠麻地更增梦幻色彩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随处可见的苠麻逐渐消失了。随着岁月流逝,我告别了故乡,踏入了繁华喧嚣的都市。曾经熟悉的苠麻,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尼龙绳、化纤制品充斥市场,人们不再需要辛辛苦苦地种植苠麻、搓麻绳了。当年那片充满欢声笑语的苠麻地,已成为历史,偶尔在田间路边还能见到一两株野生苠麻在风中摇曳。

每当回忆起童年,那翠绿的苠麻地、金黄的苠麻花、清甜的苠麻籽,以及搓麻绳、抽陀螺、打梭子的场景,总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。苠麻这一平凡的植物,早已超越了记忆中的野草,它承载着一段纯真快乐的岁月,象征着故乡的滋养与力量。岁月流转,故乡的模样渐渐模糊,唯有苠麻青青的影子,始终鲜活如初。

平凡如苠麻,终会凋零于田野,却将种子深埋时光的土壤,在脑海里长出一片不灭的春天。苠麻青青,童年旧梦,这份美好将永远在心田生根发芽,如同那首悠扬的老歌,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,永不落幕。

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

# 忆农场二三事

■梁荣贤

1988年父亲承包了一个农场,两年后我们举家搬到农场居住,在那里度过了整整30年的光阴。

父母带领工人们在农场里辛勤耕耘,生产过橡胶、茶叶、橙子、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香蕉、黄皮、杨桃、树菠萝等,还养过猪、鱼、鸡,开过油柑。农场山环水绕,果木葱茏。每到夏秋季节,漫山遍野都是水果的甜——荔枝的爽甜、橙子的香甜、龙眼的脆甜、芒果的清甜、杨桃的酸甜、菠萝的麻甜……

小时候,我调皮且仗义大方,喜欢和同学们分享好东西。那时候,农村人一般舍不得花钱买水果吃,我家的果园在同学们的眼里极具诱惑力。

那年秋天,红心橙成熟了。有一天放学后,我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,钻进橙子园摘橙子。没多久,就听到妈妈的大嗓门响起:

“阿伟、阿昌,你们走东边!”

“阿黄,你和我走西边!包围!包围!”

糟糕!妈妈以为我们是偷果贼,正在指挥工人包围我们呢。几个同学都很慌张,我安慰他们不要怕。我们留在原地,不跑也不逃,等他们来抓。等他们气喘吁吁赶到把我们包围起来,却发现是我们,个个都哭笑不得。

“老板娘,是阿贤和他的同学在摘果,要怎么处理?”一个工人向随后赶到的妈妈请示。

“全部带走,让老板处理。”妈妈下令。

难道自己家的橙子还不能摘几个吗?我气愤,但还是畏惧妈妈的威严,只好乖乖跟着他们去见父亲。当时父亲正和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着活,听完母亲的叙述,父亲把所有工人都召集过来。

“农场有场规,不许私自摘果,即使是我的儿子违反,也一样要受到惩罚,我今天就罚他5元钱。”父亲严肃地宣判对我的惩罚。但我身上哪有5元钱,最后是母亲先替我垫付,以后从我的零用钱里扣回来。工人们面面相觑,对这个处理结果都感到十分意外,我和同学们被父亲上了一堂严肃的教育课。

还有一次,同学的弟弟在我家农场附近放牛,没看管好,牛踩坏了几棵果木。妈妈一时心急,把牛牵回家关起来,不肯轻易交还。后来,那孩子眼泪汪汪地找到我,说如果不能把牛带回家,他肯定会被父母责罚。我心软了,偷偷把牛放了。

妈妈干活回来后发现牛不见了,很是生气,却也原谅我了,因为妈妈本身也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。

农场旁边有个红砖厂,工人全部来自广西河池。虽然当时我才是小学生,但在他们眼里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。他们里面不识字的经常找我代笔写信,有个别能认一些字的则喜欢向我借书看。记得有个工人找我借了本《水浒传》,有天凌晨三四点敲我的房门,我睡眼惺忪地开了门,原来是来还书给我。他温热的大手紧握着我的小手向我告别,说老家有急事要回去,感谢我借书给他看。

如今,我们重新回到村里居住已有6年,回想起在农场里生活的30年,真是感慨万千。农场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洒满了父母和工人们辛勤劳动的汗水,也陪伴我们几兄弟走过了从童年到中年的漫长岁月。我们几兄弟爱劳动、能吃苦的精神,都是在农场的生活中历练出来的。虽然父亲当年在农场竖起的大理石招牌“化州市江湖镇茶场”已被推倒,导航也无此定位,但农场里发生过的点点滴滴将永远留在我们鲜活的记忆中。

# 坐火车轶事

■黎娜

当我独自背着行囊,站在那盏昏黄的路灯下时,有点恍惚,也有点感慨,时光兜兜转转了19年,又回到了这个踏着青葱岁月仗剑走天涯的站台,颇有点回到原点的感觉,只是多了几分惆怅在夜风中涌动。

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,一列火车从黑夜中奔跑而来,透着橘黄灯光的车厢在面前戛然而止,没有拥挤,也没有推撞,踏上这辆开往青春的列车,我感觉,我的青春要回来了!

读大学时,每次去上学,我都先去好友春燕家,吃过晚饭,看一会儿电视,然后燕妈妈搭我们去车站。燕妈妈是一个热情爽朗的中年妇女,永远都是笑眯眯的,对我也特别好,每次吃饭都给我留鸡腿。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到站,她陪我们一起等火车。在车站昏黄的灯光下,我们聊着天,不时盯一下火车进站的方向,十一点多的火车终于来了,我和春燕各自背上一个大包,手里拎着一大袋,还有一个行李箱。挤在人潮涌动的站台上,燕妈妈用强壮有力的手臂为我们开路,四分钟的停留,大家都顾不上礼让了,毕竟挤上火车才是头等大事。春燕挤上去了,我紧随其后,眼看就要踏上车门,我感觉背后被什么拉着了,回头一看,我的背包被别人卡住了,人是挤向前了,可我的背包啊!最后在燕妈妈的帮助下,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,找到了座位,刚准备坐下来歇歇两条发麻的腿,车已开始慢慢启动了。我望着窗外,燕妈妈的身影在路灯下渐渐模糊,她挥着手,嘴里还在不停叮嘱着什么,我感觉像是母亲的叮咛,眼眶竟然有点湿润了。

十二个小时的车程,对于我来说,很漫长。硬邦邦的座位,一直坐着腰

酸背痛,睡也睡不着,我们几个老乡聊聊天,或者打打牌,有时运气好碰到有人下车,就可以占地方躺一下,熬到夜晚十点多,终于到了车站,还要转车回学校,折腾到了快十二点才回到学校,才算安定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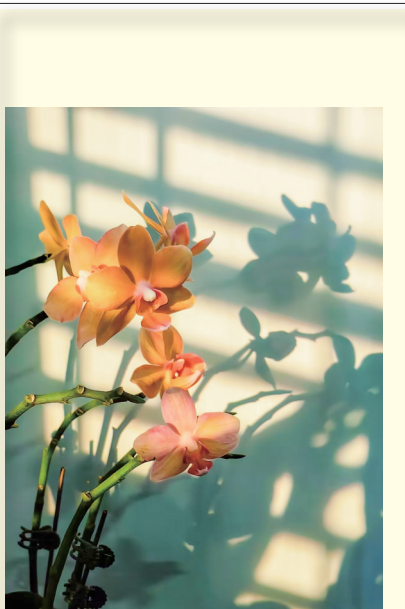
相比去学校的颠簸,回家的旅途才是真正的煎熬。

放假的那晚,归心似箭,我们半夜去买票。背着几包行李进站台,一见火车来,马上飞奔过去,用力挤进车厢,否则你唯有望车兴叹。被人潮硬生生推进车厢,里面好像沙丁鱼罐头一般,人挤人,气味难闻。有一次,许多旅客背着棉被和草席,一个劲地往车厢里挤,瘦小的我差点被挤到车厢壁上,当时我裤子侧边镶了一排装饰纽扣,结果下车一看,一排纽扣全被挤掉了,感觉好无奈。

还有一次,车厢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,我便坐在卫生间的瓷缸边上,人们一来洗手,便溅得我满身是水。更糟糕的是拿张报纸坐在厕所门口,路人就从我的脚上跨过,下车时,我的白布鞋便全是斑斑黑印!

回想大学三年里,追火车的记忆挥之不去。每次想到提着几袋行李拼命追火车的情景,心里都是酸酸的!因此,毕业工作后我没有再坐过火车。

时隔19年,我再次踏上火车,买的是豪华卧铺,要真真正正地享受一次火车之旅,弥补当年坐火车的遗憾。独立的空间,松软的床铺,空调悠悠输送清凉,我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。晨曦初露,我已经抵达目的地。在南站下车时,看到很多人露宿在车站广场上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,那个在拼命追逐火车的自己,就像在拼命追逐一生梦想的自己。



花影 ■陈美良

# 给阿嬷的情书

■二月初三

韩江边上少年狂,  
已是前尘鬓染霜。  
漫忆苍生浮逐浪,  
孤舟别故不还乡。  
书粗难掩椿萱远,  
海阔何妨寸爱长。  
永夜孤星余韵在,  
一笺残墨落他方。